

以地标建设为代表的城市景观化,是过去中国大陆 30 年城市化的主旋律。适度迎合大众的美学趣味,回应社会普遍对城市风貌提升和改善居住条件的期待,再加上各级政府的着力推动,多种力量的集合,以建筑景观化为主题的城市发生了急剧的变化。显然,城市的主体景观表达力获得了大幅度提升,市民的居住水平也得到了一定的提高和改善。但城市的个性却急剧消失,同质化现象十分严重。

当大拆大建的热潮过后,看着眼前林林总总的所谓地标景观性建筑,我们才大梦初醒,它们只是满足了我们的视觉观赏和虚荣心,与我们的日常生活并没有本质关联。而被大规模改变甚至被消灭的城市微空间,才是我们长期生活与工作的地方。在社会一波又一波的争论声浪中,我们不得不调整关注的视野,聚焦城市微空间的死与生。

简·雅各布的名著《美国大城市的生与死》,其核心就是哀悼文化多元性的灭失。虽然,我们今天再读这部名著,并不认同作者的全部观点。但作者在数十年前,呼吁在纽约大规模改建进程中,应重视和保护城市多元的居住和生活方式的声音,今天听着依然警醒。因为,城市的历史和文化的多样性,才构成城市的基本价值,也是城市吸引人来人往的魅力所在。而城市文化的多样性,正是潜伏在丰富多元的居住和生活方式之中。作为数百年的城市建构过程中,最具形式感和实用性的城市建筑,就成为城市微空间的基本载体。它不但负载着深厚的经济和文化价值,而且也是人类继往开来的生命出发和情感凝聚的基础。

可是,主导城市化的基本游戏规则,就是用土地置换方式,改变物理空

间的性质,获得土地增值,进而产生商业回报。城市化基本就是城市经济主义一手擎天的历史。对土地商业回报的追求,是资本的根本目的。从平面铺陈式建筑形态,到摩天大楼风靡全世界,土地节约化使用,成为柯布西耶们推行摩天大楼建设的正当理由,也就顺理成章成为城市化胜利的显著标志。

诚然,技术维度和经济维度一直是一种显现的力量,主导着城市化的进程。而深藏在城市物理空间下的人文维度,虽然时不时地跳出来,与上述力量进行博弈,但在强大的资本面前,这种声音极其微弱,甚至不免被人视作矫情,影响力也很微薄。以身体和心灵构成的人文维度,在城市化进程中,被严重忽略,甚至缺失。可是,对每一个生活在城市中的活生生的人而言,除了一时的景观式观看满足之外,更需要的是那些与身体保持亲密接触、日夜相随、深居其中的城市微空间。这些安置身体的微空间,应该是有人情味和烟火气,体温和室温适度混合,进一步产出情绪和能量的生活和工作场所。微空间才是与人长期厮磨的地方。

随着城市化的深入,精细化更新将成为常态。从过去的建筑单体(盆景式)保护,到现在强调的片区(生态式)保护,体现了历史的进步。而这个认知的提升,关键是把人的要素放在了重要的地位。向人的本质需求回归,是新时期城市改造更新的思维起点。保护历史和文化生态,更多的会体现在城市微空间的改造更新之中。解决人的居住和工作场所是基础,但人既是生物的,也是精神的。刚性需求和柔性需求会适时转换。当满足了吃住基本功能后,



七月的香港,炎热而喧嚣。于是友人宋军之邀一路向北向北,躲进他的上都湖生态牧场。汽车驶入内蒙古锡林格勒正蓝旗境内,眼前映出一片绿茵茵的草原,连接着苍茫的远山,散落在草原上的羊群和悬挂在蓝天上的白云交相辉映。黄昏时分,到了上都湖。在落日余晖映照下,波光粼粼的湖水就像一面镶嵌在草原上的明镜。湖边一座后现代风格的建筑兀然耸立,远看像一只雄鹰扑向天空,又像一个蒙古包静静地坐落在草原上,这就是我们的目的地——牧场的东楼。一下车,习习凉风扑面而来,此刻的气温只有十七八摄氏度。想起刚刚逃离的香港高温,顿时觉得神清气爽。猛回头,夜幕已经降临到草原。夜色中,东楼的灯火和天上的星星交织在一起,人间和天堂打成一片。

次日清晨,太阳从远山背后冉冉升起,沿着湖边的栈道漫步。栈道的一头伸进湖中央,平静的湖面上有几只水鸟飞起,溅起一道道水波。在湖中央的平台上坐禅,很快就人境两

人的柔性需求会上升,甚至转换为刚性需求。比如场所的艺术内容植入、空间尺度的舒适度、人与人交流的空间匹配度等等。这些内容都跟物理空间建构紧密有关,一些即时的空间和内容建构,随着时间的延伸,会与人产生很强的粘合力,甚至成为人们心中对一个地方和场所识别的标志。因此,这也就成了人的生命延续的一部分。为什么我们强调对历史微空间的保护开发需要

谨慎,也就是需要慎对我们的生命记忆,也是慎对城市的未来。虽然,已经有许多有识之士和有情怀的资本,如梦想改造家等,以民间力量的行动性和执行力,为我们提供了不少有效的实践样本。但是,这还远远不够。出于民间热情的保护行为,依然是脆弱的。只有政府、资本和社会各方面形成共同的认知和行动自觉,尤其是需要立法和执法的共同到位,这才可能成为长期和可持续的社会整体行为。

城市微空间的保护更新,将是未来城市化的重要内容,需要建立思维高度和更新保护开发的基础概念,那就是着力保护人们的历史记忆和情感触点。因为保有精神内涵的物质细节会让我们重温过去的岁月。我们并不拒绝城市化,也欢迎新旧更替的城市变迁,但在城市微空间改造更新中,应该多一点历史的温情和人性的温暖,否则,乡愁就是一条回不去的路。《〈城市微空间的死与生〉自序,节选》

低洼处的庄稼,常常被淹,还有一些,在水沟旁的,被连根冲走。大人们想着如何排除内涝,减少损失。几时的记忆里,我们小孩子,跑到溪旁、河边,打捞漂浮的花生、地瓜,擦一擦剥了皮就往嘴里送。明月松间照,清泉石上流。盛夏的雨制造了这种诗情画意,大雨过后,水流逐渐清澈,山岭上的泉水汨汨外流,叮咚作响,新鲜的蘑菇在松树树下破土,碧绿的地衣在草丛里一簇簇生长,我们一边放牛,一边捡拾着这些山珍,其乐无穷。

盛夏的雨过后,农家的俗语叫罢了雨水,在季节的变化里,秋天到了。夏雨让沟满、河平,倘若遇上秋旱,这些蓄积的雨水,为秋种备下了水源。

我都盼着故乡被夏雨滋养,故乡的土地被夏雨灌饱,故乡的沟渠被夏雨填平。这样,我在夏天,才睡得踏实安稳。

上都湖语丝

魏承思

忘。栈道的另一头逶迤曲折地通向草原。近处的小树林,鸟语声声;远处的蒙古包,炊烟袅袅。草原上盛开着一簇簇野花,赤橙黄白青蓝紫。粉红色的干枝梅,只有花朵,没有绿叶,据说采来插在花瓶里,几年都不会凋谢。金黄色的金莲花,花冠就像一朵具体而微的莲花。在元上都遗址的草原上铺满了这种金莲花,远望如同金色的海洋,因此名为金莲川草原。牧场草原上有几匹骏马在吃草,偶尔昂首远眺,似乎在等待着骑手扬鞭策骑。一阵阵清风掠过草原,卷起绿色的波涛。眼前的这一切都让人心旷神怡,上都湖牧场是一处难得的世外桃源。

三十公里以外就是元上都遗址。当年这里是蒙古帝国的统治中心,忽必烈在此登基建立了元朝。在辽阔的金莲川草原上耸立着

一座气派宏大的都城,汉族的楼台亭阁和游牧民族的蒙古包建筑错落有致。六百多年前,红巾军的一把大火烧毁了元上都的宫阙,留下一堆被凄凄荒草逐渐吞没的废墟。站在遗址的黄土堆上发思古之幽情,仿佛看到蒙古铁骑在中原大地、欧洲平原、顿河流域肆意践踏;又似乎听见成吉思汗的子孙在红巾军复仇的烈火中哀号。星转斗移,盛极而衰,没有一个封建王朝可以千秋万代。

傍晚,坐在二楼大厅的沙发上,面对着向湖的落地玻璃大窗,湖光草色一览无余。最让我陶醉的是湖面上天色的变幻。瓦蓝瓦蓝的天空上慢慢堆起了白云,云层越积越厚,越压越低,光线逐渐暗淡,白云不经意间变成了乌云。突然间,一个血红的火球钻出了乌云,给云朵镶上一道金边。落日逐渐下沉,直到消失在远山背后,此时西边透出一片火焰般的红光。红光消退之后,天空变得越来越黑,最后终于进入了伸手不见五指的草原之夜。其实,人生的美景也象上都湖的夕阳一样留不住。人生无论如何变幻莫测,最后终将落幕。

大半年前,你还在与伤病顽强的斗争,看到同伴驰骋在国内外比赛赛场上,龙腾虎跃,捷报频传,你焦虑、徘徊、低迷,心境的恶劣与精神倦怠之间形成恶性循环,吞噬着你的体力、精神和意志。少年不识愁滋味,那段日子不好过。

2019年3月份,在告别国际赛场整整8个月后,卡塔尔乒乓球国际公开赛你复出了,小试牛刀,拿了冠军。后面的亚洲锦标赛上,你虽负于樊振东,夺得一块来之不易的银牌。在匈牙利布达佩斯的世界锦标赛上,你一路过关斩将,成为继庄则栋后又一位在2015、2017、2019年连续三次捧得男单桂冠的国手,将圣·勃莱德杯再次留在了中国。再下来,深圳的中国乒乓球公开赛上你再夺冠军。用刘国梁原话来说:在技术层面上你不可能有新的突破和创新了,但你依仗强大的内心对乒乓球运动客观规律的内在把握,出类拔萃的比赛能力,身经百战的大赛经验积累往往能化险为夷,变被动为主动,变不利情形为主动情形。你的内心,你这个人更强大,比赛中从接发球开始,搓、拨、摆、捏、挑、巧打、提拉、发力、反拉、直线、大斜线,将乒乓球技术发挥得酣畅淋漓。电视机前的我们看得舒畅过瘾,莫大的享受,视觉上欢快无比的美好享受!

您是中国第十位大满冠得主,28次公开赛冠军。在长2.74米,宽1.525米的木蓝色球台上收放自如,进退有序,攻防兼备,游刃有余,丝丝入扣。2016年里约热内卢奥运会中日男乒决赛一役,当许昕负于日本选手水谷隼的危机时刻,你站出来了,横刀跃马,接发球强攻,短摆小搓,正反手大力扣杀,将平日里练就的技术发挥得淋漓尽致,把乒乓球分量最重的一块金牌夺了过来。明年的东京奥运会上,我们期待你率领小胖、林高远、许昕一波战将再创辉煌。

赶上了好政策,赶上了好团队,也赶上了最好的观众。到了上海,大家一拍即合,这才有了《曹操与杨修》的成功。

从小,我就想当一个有出息的演员。我总忘不了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一书里,保尔柯察金的那番话:“一个人的生命是应该这样度过的: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,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,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。”要想当一个有出息的戏曲人,就必须闯一闯,养尊处优、墨守成规是没有前途的。

从2008年到2018年,我又拍了4部戏曲电影:郑大圣导演的《廉吏于成龙》,以及滕俊杰导演的《霸王别姬》《曹操与杨修》《贞观盛事》,后面三部都是3D全景声。

这其实有个小故事。我第一次戴着眼镜看立体电影是上世纪60年代,在北京大观楼,看的就是上海拍摄的电影《魔术师的奇遇》。当时我就想,戏曲拍立体电影肯定会好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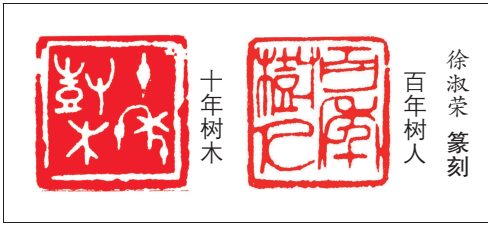
拍摄《霸王别姬》的时候,正值四十摄氏度的高温天,剧组每天从早到晚十几个小时“鏖战”,过程真的很辛苦,但整个团队都精神饱满,



马龙,马龙
朱效来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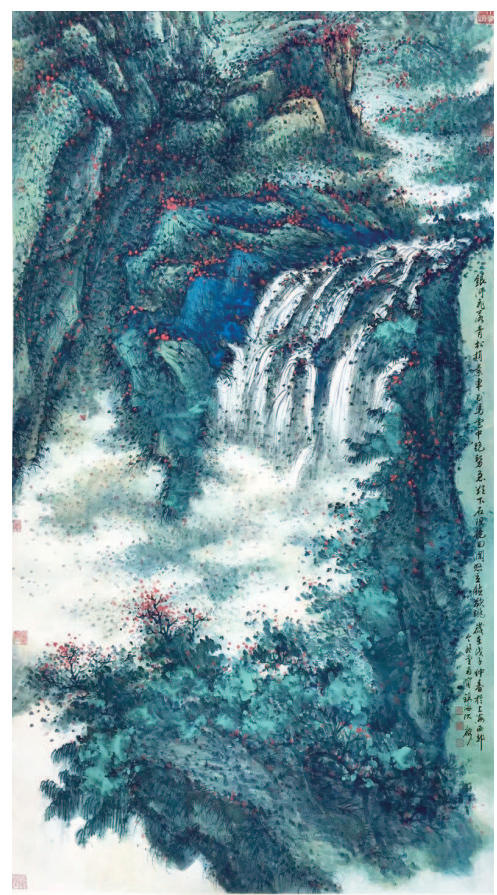
夜光杯



盛夏的雨性子急。眼看着不远处飘来一块云彩,勐地的放下锄头,放牛的将牛绳拴在石头上,急匆匆往瓜棚里跑,但还是被淋个透湿。东边日出西边雨,一边是阳光灿烂,一边是雨水飘洒,想看雨线,这个时候最清晰,仿佛密集的针脚,扎在路过的土地上。云彩淡了,雨停了,山溪里会有一股泛黄的水流加入,引来好奇的鱼虾钻进钻出。对满坡的庄稼来说,这是成长的历练,玉米、地瓜、花生,叶子上挂满水珠,窃窃私语,绿油油的山野,变得更生动了。布雨市,是农家对盛夏雨水起的名字,是说雨水像赶集上市一样的,涌过来了。这个时候的雨,一下就是三四天,大河小河,池塘沟坝,涨满。夏雨让庄稼喝饱,但

盛夏的雨

邵光智



银河飞落青松梢 (中国画 180x98cm) 沈舜安

说起来,我的戏曲初心也与上海有关。我出生在梨园世家,从小就听父辈们讲,在北京唱红不算红,上海的观众认可了,才是真的红。所以从小我就对上海有一种向往和敬仰。上世纪80年代,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下,全国各个行业都有突飞猛进的业绩。当时戏曲团也很红火,可是作为戏曲人的我,却产生了一点“不安分”的念头,觉得我们在推动和排演新创剧目上,似乎还是滞后了一点,长此以往,既跟不上时代,也愧对广大观众的期待与要求。那时候,我发现了一个剧本:《曹操与杨修》。我想排演这部戏。但要排这部戏,我当时服务的陕西西京剧院似乎有点吃力,于是我选择来上海。当时我在上海无亲无友,但我觉得这座城市最富创新、求新以及锐意求索的精神。这种精神激励着我,吸引着我。我给上海京剧院的王梦云老师和上海艺术研究所的王家熙老师写信。他们很快回了我一封电报,表示欢迎。当即我就夹着剧本,听着贝多芬的《命运》上路了。恍恍惚间我甚至在想,这究竟是戏剧融入时代的“命运抗争”,还是我个人艺术前途的“命运抗争”?就这样,我坐着绿皮火车,悄悄“潜”入上海,敲响了上海京剧院的门环。我是个幸运者,赶上了好时代,

戏曲人必须闯一闯

尚长荣

每个人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梦想,对于我来说,从事戏曲也有六十多年了,位卑未敢忘忧国。作为戏曲人,就是要在舞台上用好看的艺术作品奉献给社会,奉献给人民,创作出更多唤起民族自信、文化自信,无愧于时代的精品力作,使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焕发出新的魅力——这是我们不能忘记的初心,也是我们应当戮力践行的使命。

十日谈

文艺家谈初心
责编:吴南瑶

从声乐转为作曲,梦想在作曲中实现了,明请看本栏。